



百年家族的亂世弦音

《艦與琴：造船工程師和他的音樂家族》

李志銘 ◎ 文字工作者



艦與琴：
造船工程師和他的音樂家族
知新文化團隊編撰/知新文化
9710/284頁/24公分/350元/平裝
ISBN 9789868462601/910

中國古代封建文明數千年一脈相承，歷朝皇帝家國世襲血脈關係存於史、落於傳，形諸官方具體文字資料皆有跡可循，相對來說，關乎民間家族傳承則以各姓氏堂號為依據而編製了眾多的宗族家譜。

截至21世紀當前，大多現代家庭由於沒有家譜習俗，所謂「家族歷史」便只能靠口頭傳承，譬如張大春以向自己未出世兒子講述的口吻書寫父祖輩往事的《聆聽父親》，現代人有限的家族史通常也只能上溯到曾祖父那一輩為止。

放眼當今以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為主要型態的臺灣社會，能夠維繫單房三代同堂已實屬難得，至於古早農業社會習以為常、齊聚三四代多房以上的傳統大家族，無疑更是「白頭宮女話天寶年間」的前塵往事了。

近百年來臺灣飽嘗了侵略、壓迫、內戰、動亂的巨大斷裂，每段支離破碎的歷史

背後不知有多少無辜家庭被迫面臨親人離散、生死未卜的血淚和痛苦。在這迷失於歷史岔道盤根錯節的時空流轉過程中，過去看似神聖和清晰的族譜文本紀錄往往變得更為撲朔迷離、難以釐清。囿於家族內部根深蒂固的族譜傳習，假使遭逢顛沛遷徙或因緣此離，一個偌大家族的根源傳說可能就此中斷和迷失。

有鑑於此，2008年底由號稱提供「專業傳記寫作服務」的知新文化公司團隊撰述出版《艦與琴：造船工程師和他的音樂家族》一書，即為歷經時代劫難重生安居之後，協助離散各地的中國第一位造船總工程師暨小提琴製琴家司徒夢岩家族後裔彙整爬梳家傳史料、並輔以採訪編纂而重新回溯父祖血脈及同胞手足開枝散葉的一部家史讀物。

◆ 司徒家族百年四代的音樂史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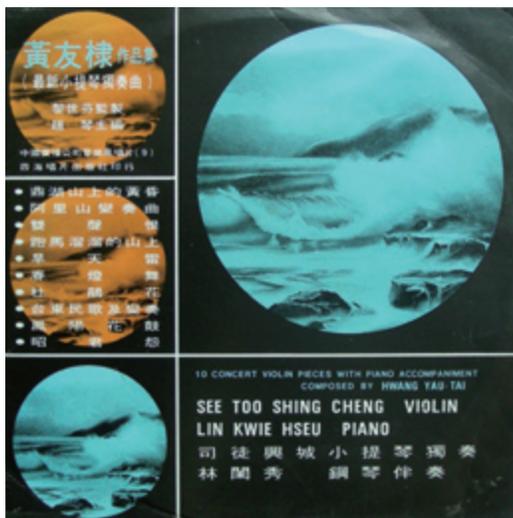
形式上，《艦與琴》全書雖以「家史」自稱，翻開目錄拉頁即見一幅詳實簡要的家族譜系分枝圖，通盤記載著司徒家百年四代從19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聚散因緣，但整體敘事內容卻涵蓋了近代臺灣與中國音樂史所遺漏諸多鮮為人知的精采篇章。

我與司徒家族種下的歷史因緣追溯自一張黑膠唱片。

約莫十多年前的學生時代，我原先由個人蒐藏《黃友棣作品集》（四海唱片公司，1972年）黑膠專輯裡頭初次聽聞小提琴家「司徒興城」之名，在鋼琴伴奏聲下，他以小提琴獨奏廣東古曲《早天雷》、《雙聲恨》、《昭君怨》，也將早年風行一時的臺灣流行歌謠《高山青》（又稱《阿里山之歌》）與臺東民歌改編為弦樂變奏曲。當時司徒興城以「中樂西奏」灌錄的裊裊琴音聽來只覺頗感清新洋溢、游刃有餘，但並未予我留下深刻印象。

爾後，我陸陸續續從顏廷階編纂《中國現代音樂家傳略》以及其他零星資料得知司徒興城原是臺灣戰後初期獨一無二的弦樂全能演奏家和教育家，能夠同時操演教習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Bass四種樂器（《艦與琴》收錄照片裡的司徒興城像是要特技似地，一共拿了這四把琴靠在身上），而透過《中國現代音樂家傳略》併同收錄有關其胞弟司徒華城（小提琴家）與胞妹司徒志文（大提琴家）一門三傑的樂壇誌記，方纔讓我隱約窺見司徒家族奉獻音樂志業的這段光輝歷史。

事隔十多年後，當我眼見司徒興城、華城、志文三兄妹的父親——司徒夢岩出現在《艦與琴》書籍封面照片上，內心油然而生一股追本溯源、感慨故舊重逢的歷史醞釀味：「喔，原來這便是當年司徒家開始傳遞中西音樂文化種子、並曾在江南造船廠擔任



· 李志銘提供

總工程師的那位傳奇父親啊！」

單從《艦與琴》書中撰述有關司徒夢岩個人生平事蹟來看，我認為至少有兩部分對於近現代華人器樂發展史產生了某種考證補遺之效。其一是他在波士頓留學時偶遇美籍波蘭裔小提琴製作名家戈斯（Walter Salon Goss）拜其門下習藝的片段珍貴回憶，師徒兩人聯手製作的小提琴還曾獲美國舊金山世界博覽會金獎；其二更為重要的，則是重新賦予司徒夢岩創造「高胡」此一樂器發明人的歷史地位。

此處「高胡」又名「粵胡」，其音域色彩接近西方小提琴般清澈明亮，活潑華麗的演奏效果常較傳統二胡勝出一籌。

過去坊間出版音樂工具書如《中華樂器大典》皆云：「高胡，乃為廣東胡琴演奏家呂文成之獨創發明」，但《艦與琴》一書卻對此作翻案補充，指出當時擅長用小提琴演繹廣東音樂的司徒夢岩以一身精湛造琴技藝



從旁協助，才是研製「高胡」得以成功的關鍵要素。

◆ 春秋家史反映時代變遷

20世紀中期適逢法國年鑑學派興起，其影響所及，使得民間社會文化史與生活史日漸受到重視。相較於過去以政治軍事為主要面向的傳統治史套路，當普通作者用筆追溯自己家族血脈的傳承關係（如曹雪芹寫《石頭記》以紅樓夢幻筆法寫了賈家兩個公府的悲歡離合），或由民間家譜與口傳筆談建構出的家族「私歷史」，不僅可補足官方史志對於日常生活細節的匱乏，亦同時具有文化史和文學史的雙重破冰意義。

若由家族觀點追溯文化歷史之變，在西歐古典音樂史上不可不提巴洛克時期與浪漫時期各自聲名鼎盛的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與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1825-1899）兩大音樂世家。他們數代咸以音樂為職業，分別在樂曲創作和樂團訓練上各具優異稟賦，從父祖輩到子孫輩先後投入音樂創作與旅行演奏。

持續二百年間，人才濟濟的巴赫家族誕生了五十位以上的音樂家，包括作曲家、小號手、小提琴手、管風琴手、合唱團指揮及歌手，單單一部巴赫家史，簡直囊括了大半篇幅的17世紀巴洛克音樂史。至於史特勞斯家族筆下圓舞曲的曼妙華爾滋旋律，則有如拿破崙大軍一般席捲了整個19世紀歐洲樂壇，造就出當今世人心中的維也納印象。

自西徂東，西方音樂家族代代相傳的歷

史現象吹拂到了中華兒女世家身上，論文化傳承雖仍不及巴赫或史特勞斯譜系的枝葉繁茂，倒也安於時代潮流底下開始萌芽生根。舉凡近代中國音樂界著名的「劉氏三傑」：長兄劉半農以一首膾炙人口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情詩歌詞名留青史，二哥劉天華「中體西用」改革二胡樂器與演奏技法，被譽為中國二胡音樂之父，么弟劉北茂自幼稟承兩位兄長的指點和熏陶，繼承了劉天華「改進國樂」的遺志而走上二胡音樂之路，乃至於劉北茂之子劉育熙克紹箕裘，後來也成了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前些年，根據劉北茂口述彙整出版了《劉天華音樂生涯》（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內容涵蓋劉氏兄弟先後獻身音樂志業的多年情誼，既為個別口傳家史，也是中國二胡音樂的重要史料。如今伴隨著司徒家傳記《艦與琴》的問世，臺灣出版界（或曰華人世界）終於有了首創形式與內容大致齊備的家族音樂史觀專書。

◆ 「家史」到「家學」的現代典範

撰述者以「音樂」為脈絡串連起司徒家族百年聚散悲喜的《艦與琴》大作，圖文內容自然少不了過去不容一般外人眼見的珍貴老照片。這些照片不僅喚起當事人本身的家族記憶，同時也成了見證近代華人歷史的時空剪影。

尤其是在書內前頁及封底部分，攝於1932年「一二八淞滬事變」歷劫後，司徒夢岩家中六子女依長幼順序排列入鏡的那幾張

家族合照最能讓我感受某種歷經烽火戰亂的手足親情。

當年為向父親司徒夢岩祝壽，學音樂的四兄妹曾於1947年9月由上海市府交響樂團主辦首度「家庭音樂會」聯手演出弦樂四重奏，其後因逢1949年國共對峙、司徒家族成員分居兩岸，待35年過後，司徒家族兄妹再次於1983年在香港並肩聚首合影。此時，昔日出場拉奏第一小提琴的三哥司徒興城已然病逝臺灣。

諸如此類在現代社會裡幾近絕跡的傳統大家族氣氛，頗像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透過音樂家主角一生經歷反映社會現實的史詩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配上林語堂撰述民初時期北京城三大家族興衰起落的《京華煙雲》場景娓娓訴說動盪轉折的大時代情節。

往常提及「家史」寫作，後代子孫替自家先人作傳執筆時難免有「為先聖賢者諱」、「私家秘辛不得為外人知」的種種禁忌。過去臺灣本地雖不乏有錢有勢的大家族（譬如日治時代即享有盛名的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和高雄陳家），這些權貴世家固然以其通暢的「人脈」與「金脈」在臺灣政商界舉足輕重，然而，能夠在衣食豐足富裕之外猶能兼顧人文涵養之「家學」傳承典範者，則幾希矣。

長久以來，一般人提及「大家族」門閥底下的複雜糾葛依然是諱莫如深，當年（1942）辜家長媳辜顏碧霞（辜濂松之母）經由日文寫作出版中篇小說《流》描寫豪門紛爭所見所聞，因而引起辜氏家族一陣撻

伐。時過境遷之後，半世紀的歲月過去了，值得欣慰的是，近年來臺灣作家已陸續展露自身視角書寫本族血脈傳承的自主權，如鍾文音寫《在河左岸》（2003）、陳玉慧寫《海神家族》（2004），創作「家族誌」（Family Saga）小說題材於今已然蔚為風潮。

整體而論，廣義的「文化傳承」不僅端賴於官方教育體制，早自東漢時期開始，中國古代便已出現了一些以傳遞儒學為己任的書香門第，紹繼家學、世代相傳。無論對於家族或個人，長年耳濡目染下的傳統「家學文化」將知識與生活教育彼此緊密結合，其影響效益自然更為無形且深遠。

展卷撫讀《艦與琴》鎔鑄近代音樂史事與司徒家族尋根記憶連綴成篇的此部家史讀物，除了讓人體嘗手足同胞歷經時代斷裂卻仍難以忘懷的血脈親情之外，也讓我們反思所謂「家學」經典在臺灣的存在意義。

延伸閱讀

- 辜顏碧霞著；邱振瑞譯（1999年）。流。臺北市：前衛。ISBN 9578012055。
- 鍾文音著（2003年2月）。在河左岸。臺北市：大田出版。ISBN 9574553620。
- 張大春著（2003年7月）。聆聽父親。臺北市：時報文化。ISBN 9571339458。
- 劉北茂述；育輝執筆（2004年）。劉天華音樂生涯：胞弟的回憶。北京：人民音樂。ISBN 7103028710。
- 陳玉慧著（2004年11月）。海神家族。臺北縣中和市：INK印刻。ISBN 986742025X。